

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話

聖印

於台灣正聲廣播電臺播講

一 緒言

就本經來說，佛是說法的主人，本經是佛所說的法。我們要知道，佛法是以佛陀為中心的，是一切有情的歸依處。佛陀之所以能博得尊敬，實由於佛陀所覺悟的宇宙萬有實相的法，並將之開示出來，使有情眾生皆知有佛可成，有法可證。就佛法的內容說，佛與法是相印的，佛即是法，法即是佛；諸法實相的法，唯佛乃能親證，以及詮示其無上的義理。

不過這個法，並不是佛陀所創造，佛陀只是將之證得，親身體現吧了。所謂：「法住法位，諸法相常住」就是說佛與法的關係是有佛不增無佛不減，法爾如是之意。諸經中常有以法為佛教的根本的說法，而佛在臨涅槃時，也曾一再偈示，要往後的佛弟子牢記「依法不依人」的原則，這是說明法的永恆性或超然性，法為一切的準則，我們千萬不可忽視。

由此可知佛法是寶貴的，尊敬佛說的法，一如尊敬佛陀。不能尊敬佛的說法，就不配作為佛弟子。至於佛法的內容為何？這問題顯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明，但約畧來說，可歸納為：佛教是以三藏十二部聖典為理論，四諦十二因緣、六度萬行和各種戒律及禪誦行門為方法，證涅槃的聖果為目的。佛法最大的特色，在於果證分明。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，因果為佛教的根本大法之一，無因果即無佛法，宇宙間一切事物的演變，各有其因果的作用，不僅適用於物質的變化，也適用於行為的感受。

人類生活的形式，一般來說，不外乎精神與物質的結合，至

於人們生活的形式，也正是人類活動的表現，如果從活動中創造成功的事業，建立良好的環境，那就必須具備相當的智慧與福德。有慧而無福，有福而無慧，都不能說是完備的人生，此二者實關係密切缺一不可，修行的目的也不離此兩大目標——求福與求慧。

在大乘八宗當中，台賢性相四宗專闡理論，禪淨律密四宗專務實修；理論雖有千萬的差別，然總括來說不出戒定慧三無漏學；實修雖有不少方法，大要地講也不外求身口意三業的清淨。持戒是修行人共通的要目，戒律主要是着重於身口意的淨化。菩薩修行布施，忍辱、精進、持戒、禪定，般若六度；布施可得富足、忍辱可正儀容，故實行持戒、布施、忍辱以修福，禪定、精進、般若以修慧，乃是理事交融的正行。

佛教是偉大的，佛法是殊勝的，何以見得呢？

研究佛陀的歷史，就知道佛陀出生的當時，正好是印度國實施四姓階級的時代，那時四姓人民的待遇十分不平等，佛不過一個少年，即深深體認如此階級的劃分是極端的不合理，後來，他更由獨自思惟，體悟六道眾生原都具有佛性，天福享盡墮地獄，地獄報畢仍可生天；天人並非永遠是天人，鬼畜也不是永遠作鬼畜，眾生的識性各隨一己善惡業力感召，而無窮盡地流轉於六道之間。是以凡含有靈性的動物，也都是在過去無可計數的時劫當中互為父母、兄弟、親友、眷屬，雖然一時所應得的報體和智慧有着莫大的懸殊，可是愛惜生命的欲念殊無二致。因此之故佛陀主張徹底打破種族階級的封建思想，更主張以不忍殺害親眷

破壞人倫的道德觀念，擴大及於六道一切衆生，使那些不幸墮於惡道的衆生，具可獲得安全的保障，像佛陀這麼樣慈憫博愛的精神，能說不偉大嗎？

再說，佛教的「佛門無宿怨」的作法，即是要人認識怨親平等的思想，明確指出現世恩愛的親眷，都是過去世冤家爲清償業債而轉世結合，力主怨家和親眷一視同仁，不要有所二心，這種思想是通常人所缺乏和難以做到的，但佛弟子却奉以爲金科玉律，這不是了脫生死的必備認識，可以說是直通終極涅槃的徑路，同時又可維繫人類相互間的良好關係，與規範一切悖理行爲，來輔助法律與習俗的不足。

有一個問題，很多人都會感到疑惑而欲提出討論的：佛法中說有天、人、阿修羅、畜生、餓鬼、地獄六道，然則爲何佛偏偏出在人間，却不在天上或他道而成佛呢？關於這點，我可分幾點來說明：

第一，從環境上來說：惟有人間才能接受佛法、佛陀說法四十九年，都是在人間對人類說的，這個事實就是最好的說明。何況天上的環境比人間更樂，太樂了就容易懶散墮落，不肯追求真理。若以地獄道與人間相比，地獄比人間苦得多，太苦了就無心或無力追求真理了，所以天堂地獄都不易受行佛法。而苦樂參半的人間，知苦而能厭苦，這是人間易於信佛與學佛的道理。

第二、就慚愧方面說：慚愧是人類的特點，也是人之所以爲人的所在。佛經上指出：世間有此二妙法，即不與畜類同，可見慚愧的重要性。人有慚愧心，作錯了便知所悔改，使自己向上，也因之得以進步。這和畜類的無慚無愧，不知羞恥，真有雲泥之別。

第三、從智慧方面看：三惡道是缺少了智慧，他們祇是依賴與生俱來的本能而動作，比如畜類因無知識，雖亦有生活動作乃至生死，但無幸福意義之可言。人則不同，人有理解佛法，認識正道的根性——智慧。縱使不是人人都有，但那是自性蒙垢的結果，並非正常之人。

第四，就堅忍意義說：人類目前所住的世界，是娑婆世界，

娑婆兩字是堪忍的意思。現實我們所住的世間，充滿了種種苦迫與缺陷，故人要忍受極大的苦難，才能成辦大事，比方佛陀生在人間，真是經過了難行能行，難忍能忍的階段，始達到圓滿至善的境地。

第五、原以時間方面來說：天上時間過長，易於等待，空空任時光消逝，結果一事無成。畜生道則時間過短，所成註定有限。唯人類的時間不長不短，既有足夠時間參訪，多聞佛法，亦復知把握時光，不肯輕易放過，這也是較好的條件。

人生既是如此的合於修行的條件，故惟有人類才是佛法的主持者，生而爲人，又遇佛法，該是多麼慶幸的事。

還有一點要注意的，佛經裏有所謂三途八難，三途是三惡道，八難呢？一、地獄，二、餓鬼，三、畜生（包括了三惡道在內），四、長壽夭，五、邊地，六、無佛世，七、殘廢，八、邪見，這三途八難的衆生，因種種關係不聞佛法，是與佛無緣的衆生，最是可憐。當然就中又以第八種邪見的人，撥無因果，不信三寶功德，懷疑真理，永遠成爲真理面前的盲者，尤其最值得悲憫、所以「佛法難聞」的說法是一點也不假的。

讀到求佛法的艱難，從前智者大師築臺求經，死後方能實現，可見一斑。但目前時代不同，科學昌明，以前許許多多的困難已不復存在，再說，印刷翻譯交通等工具，也不知比往日利便幾千萬倍，這時代應該是迫切地需要有心人來出錢出力把佛法廣爲宣揚流通。法師大德的譯經講話，著作等身固極重要，然施主發心將佛經講話，各種佛教刊物，大量刊印流通，更屬功德無量。佛弟子不可一日或忘「弘法是家務，利生爲事業」的宗旨，去弘揚正法，護持三寶，與大眾結緣。

懷着佛弟子的職責，百忙中的我，始終希望能把過去所學的，對佛法所認知的，盡了一己的心力，開講宣說，陳述編著，儘管如何地膚淺，也要呈獻出來；但求無愧於心，熱誠貢獻於衆，如果說這份愚誠，這種努力，能換得大眾與佛結緣，使本來對佛法毫無所知或認識不清者認識佛法的輪廓，如此，即使是再艱難，再辛苦的代價也是覺得值得，也感到安慰。

一本過去我講經的基本原則：在經義的發揮上雖求盡緻，但不離經文的本義，要忠實於古德先賢所譯述的涵義，而不致引人入歧路。這是我講著本經的嚴謹態度。在文字上，表達方面求其暢達，表明個中的義理，然更顧及通俗性，大衆化，要符合接引初機的方便和利益，同時講究譬喻申述，趣味動人，盡力避免枯澀難懂的弊病。由於寫作時間非常有限，本書甚至可說是在倉促之間完成的，當然我未能做得理想，可是唯一可告慰自己的，是畢竟本着一颗赤誠忠摯的心，已盡我的全力。

二、本經解題

「佛說四十二章經」經題一共七字，通別合舉，人法都已表明無遺。

大抵上說，「經」這一字是通名。「經」的原名是修多羅藏，是梵文，譯作經或契經，經文的總攝名稱。經與線字同義，貫穿使之不散。契經則是契於理，合於機，故叫作契；貫穿法相，攝持所化，如經之於緯，故叫作經。一切大小乘修多羅藏都稱爲經。所謂「大小乘」即大乘小乘兩種教法。一切經自教義之上分成此二乘，以對於小機說羅漢之道的是小乘；以對大機說作佛之道的是大乘。四部之阿含經等便屬小乘，如法華經，維摩經等屬大乘。

「佛說四十二章」此六字是別名，這是與別的經分別作用而言。把別名與通名——「經」之一字，合之而成爲本經七字的經題。

現在，我把經題作概要的解說：

佛是說法的聖者，因爲他的萬德具備，智慧廣大，辯才無礙，所說的法莫不深入人心。說本經的不是別人，正是佛，故在經首冠以「佛說」兩字。

佛，具足的名稱是佛陀，是印度話，譯作中文是覺者，意義爲自覺，覺他，覺行圓滿。自覺不同凡夫，覺他不同二乘，覺滿不同菩薩。

說，又是悅所懷之意。佛以度生爲懷，機緣未至，默然待時

，機緣既熟，應病與藥。

佛生於世界最高峯的喜馬拉雅山南麓迦毘羅城，是該國的太子，初名爲悉達多，時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四月初八日。國王與皇后因晚年得子，我們可以想像得到他們歡慰的心情。

然而這位悉達多太子對宮中榮華富貴的生活一點都不熱中，他是少年老成的典型，深感無論如何富貴尊榮，到頭來都免不了生老病死的人生四大苦。他在十七歲時納善國王的女兒耶輸陀羅爲妃，另外身旁還有如雲似星之多的美姬侍着，歌舞管弦，享盡歡樂，但他總覺興趣索然，認爲花開花落，月圓月缺；即使絕色美女不覺間白髮凋零，頓生紅顏老去的可憐可哀，這無非是世事無常的定律，誰也難得逃過，何況印度歷經戰爭制成四姓階級不平等的律法，無異扼殺人民生氣，養成卑屈民俗，國民思想因之遲鈍退化，國運也因此漸形衰頹，凡此覺悟，出家求真理的意念自然生出，適於此期，耶輸陀羅產下羅睺羅，他以爲後繼有人，就在廿九歲那年的十二月八日晚上，秘密命車匿備馬一同逃出王宮，實行他求道求真理的願望。

最初遍訪當時知名的宗教家學者，繼之修苦行，都未能得一究竟，不覺意氣消沉。其後靜坐沉思，透過般若智慧自覺的光芒，豁然證得無上正等覺，於是曉達人生的老病死和一切不自在的由來在於煩惱——迷於無明的源起。如果要解脫衆多煩惱得大自在，就必須由正見正道着手。他發現宇宙人生的真理，貫通因果大法，體驗四聖諦的奧妙，亦即悟道之時，是在三十五歲那年——出家後第六年，十二月初八日的黎明。那時天空晨星閃爍，與佛陀般若智慧的心光輝映相應。

他證道後即本熱誠之心在鹿野苑度憍陳如等五比丘，首先傳教法，爲說四諦八正道。波羅奈斯國長者子耶舍聞佛法出家修道，他父母妻室同時亦皈依佛，這就是教團中最初優婆塞優婆夷的開始。

之後，佛訪問了印度事火外道的主腦人物優樓頻羅迦葉，和他辯論真理，終於使其率弟子五百名皈依佛的座下。還有優樓的弟子那提迦葉、迦耶迦葉等二人也先後分領了三百及二百名弟子

歸投於佛，一共千人成爲佛的忠實弟子。佛陀就領着弟子們進入王舍城，國王和城內的人紛紛恭聽佛法，大家都以佛法爲甘霖。當時國王就用迦蘭陀迦奉獻的竹園建成一所龐大的精舍，名之爲竹林精舍，迎請佛陀駐錫說法。原爲婆羅門的舍利弗、目連等尊者，以及當時大學者摩訶迦葉都在那時皈依佛的。後來舍衛國的須達多長者在王舍城聽佛說法不勝感動，就請波斯匿王將太子逝多的邸園開建爲祇園精舍，迎佛說法。竹林精舍和祇園精舍是佛陀傳道的二大中心道場。此外靈鷲山毘舍衛國的大林精舍，也是佛常往說法的道場。

佛成道說法四十五年間，席不暇暖，其慈悲教化的精神，歷史上再找不出第二個人可與倫比。

成道後的第四十五年在波婆城接受打鐵商主人純陀的供養後，移到尸那城附近的婆羅雙樹下休息，命阿難設床，以頭北面西，右脇南兩足垂伸安臥。二月十五日夜半，寂然涅槃。涅槃前尙向弟子告誡說：

「汝等比丘！一心勤求出道，一切世間動不動法，皆是敗壞不安之相……是我最後教誡。」以上是佛陀的略歷。

我們身爲佛弟子，佛是四生的慈父，更是人天的導師，所以對於佛重要的歷史，實在要明白一個概要。

本經的全文共計分成四十二章，因此就用章數爲名，稱爲「四十二章經」。

據古今譯經圖記裏面說：「四十二章經，本是佛經的節錄。迦葉摩騰因佛教初入中國，信者甚少，即使有信仰亦僅祇皮毛的認識，遂撮集經中的要義，爲信仰者作一個先導。」

故這是在佛陀一代時教當中，摘具了最初最簡明的教義，集合成一冊，內分四十二章，也即是四十二個段落，以投合於中上的機宜。全經文字不多，意義却廣泛得很。內容是偏重於聲聞教而教化出家比丘的教法居多，尤其對於女色的呵斥一點都不留餘地。所以漢明帝讀了本經後，認爲這無異是直接的社会教育，足可以作政治法律所不及的補足，就敕令繕寫流通外，並頒賜諸王大臣。

時至今日，本經的價值歷久彌存，更適於修持佛法的人奉爲修行的指針，以其所富有的四項勝義：一、辭最簡馴，二、義最精富，三、譯最古真，四、傳最平易，作爲通往大乘的寶典。

因爲本經前三章爲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人共通的，皆以出家爲因，了脫生死爲果，是三乘共教行果義。第四章至第八章闡明世出世間善惡因果義，即是五乘善惡通義。由此可見世出世間一切法統攝無遺。

第九章至第三十八章，表明大乘不共勝行，自然地概括了六度萬行，所以，雖則本經亦畧具小乘教義，畢竟仍是以彰明大乘教義爲主。第三十九章至第四十一章總明信解修，要人信佛教，當然先得究明教理，進而依之修訂。最後一章總結，乃是頌揚佛的般若智慧，徧觀世出世間一切諸法，世之智慧沒有能超過佛陀的。

不妨說，本經實在是佛經東來的第一法寶，後世經論譯著多自此出，故而他的光芒真是恆照十方，長存而不朽！——待續

信不信由你

觀音大士靈應記

王步雲

本人供奉觀音大士像，已經六、七年，虔誠誦大悲咒，已有十餘年。此次小兒王撫九患支氣管炎、淋巴腺腸系膜炎，引起腎衰竭症，面部足部浮腫，小便困難，高血壓一百六十，低血壓一百以上，尿毒素一百六十，腹部脹痛並發高燒，高達四十度左右，打了退燒針，過了兩三兩鐘頭，又繼續發燒，病情非常危險。本人在焦急萬分，虔誠拜求大士保佑，於睡夢中，恍惚有人說，開刀就好了。次日經原住醫院診斷爲急性盲腸炎，乃轉入台大醫院開刀。但結果並非盲腸炎，而爲淋巴腺炎及腎衰竭，予以打針消炎。在開刀後，奇跡突現，腹部不痛脹了，高燒退了，血壓、尿毒素還逐日減低，小便也暢通了，現已痊癒出院。大士的靈應，是我親身所歷，爲此提出報導，希讀者勿謂心理作用而不信，是幸。

編者按：本文作者王步雲先生，江蘇金壇人，現任最高法院檢察署科長。平日供奉大士，篤信佛教，其爲人也，律已甚嚴，不苟言笑，本文所述，信非虛妄。（轉載「揚善半月刊」）